

# 意大利简史

# 第一章 从史前到罗马征服

## 1 地理形成和地理环境

意大利半岛是在第三纪形成的。早在上古地质时期在海底形成的阿尔卑斯山概貌和某些形成一系列群岛的半岛地区，在始新世四个时期的第一时期，既已各就其位。上述部分在上新世（第三纪的最后一个时期）相继露出水面，连成一体，于是形成了意大利的阿尔卑斯-亚平宁骨架；然而，像波河平原那样的广大地区仍没于海中。第四纪，火山爆发和冰期现象才出现平原。继冰期之后，形成了目前的气候和动植物。

意大利半岛是地中海三大半岛的中间一个，位于东经七度至十八度和北纬四十七度至三十八度（如包括西西里则三十七度）之间。形状狭长，从西北到东南长约一千二百公里；陆地边界线长约一千九百公里，海岸线约四千二百公里，如果包括岛屿，约为八千五百公里，海岸线虽漫长，却不如希腊半岛那样犬牙交错，斗曲蛇行，且多良港。大陆部分与中欧接壤，而半岛及西西里部分以其伸延窄长的体态几抵非洲大陆（从前与大陆是连成一体的）。其东岸与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西有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相守，与伊比利亚半岛遥相对应。大陆部分（波河流域）为一长方形大平原，交通便利，水源充沛，适于耕种，

商贾往来，各城郭间四通八达，村镇辐辏。半岛部分狭长，又缺乏便于交通的中间城镇，使得亚平宁山和大海之间极其狭窄，缺少空间，尤其临亚得里亚海的那部分，更是局促。亚平宁各山隘关山阻隔，孤村散居，与世隔绝；河流短促，水流细而湍急，土地干旱，不宜农业生产。

阿尔卑斯山把意大利和欧洲大陆一刀切开。然而，为数众多的横断山口为北部、东北部、西北部的交往提供了通道；不过，阿尔卑斯山内陡峭外平坦，由北而南比之由南而北更易，也即是说，由邻国入意大利易，由意大利进入邻国难。

## 2 原始文明和原始人群

迄今经过查实的意大利人类生命的第一个证据是在奥特朗托地区发现的。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也即粗旧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意大利居民生活于洞穴里，周围常有巨型厚皮动物（象、犀牛、河马）出没；后来，这些厚皮动物在欧洲逐渐消失。几乎在整个意大利遗存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痕迹（各岛上未找到其遗迹）。在罗马附近找到的萨科帕斯托颅骨，一种“原始人”或称尼安德特人头盖骨，就属于这一时期，离现代人（智人）还很远，与类人猿十分相近。不过，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高级人类，在阿雷佐发现的奥尔莫人颅骨即属此类。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分布在意大利三个地区（北部、中部和南部）和各岛上：奥特朗托地区（罗马内利洞穴）和利古里亚最西端（在格里马迪市镇的巴尔齐·罗西）遗迹尤丰，我们在那里找到石器、骨器以及粗糙雕刻和祭祀死人的痕迹。几乎没发现任何陶器。格里马迪人属尼格罗人种（黑人）；除上述人种外，我们还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高级人种，克罗马农人（古人）和马耶拉人种——地中海前期人种之一。

随后的新石器时代（或磨制石器时代）在整个半岛和各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了游牧和制陶，一些人认为，游牧和制陶是外来入侵民族引入的；另一些人认为，尽管受外来的影响，还是当地经年累世渐进所致。我们还发现各种不同的人种，有颇

骨较长的，也有颅骨较短的。利古里亚人——史书谈及的意大利古老民族之一——可能属于新石器文化时期；与有史时期不同，这一民族分布于意大利广大地区；西库里人——以后各时期西西里的居民，或者（据另些人说）埃利米人——西西里岛上的最古老的居民，也许和利古里亚人相近似。这种利古里亚人大概属于所谓地中海人种。某些人倾向于认为利古里亚人是更近些的人种，是青铜时代人，也许讲印欧语。

纯粹新石器时代遗迹在意大利极罕见；在发掘出磨制石器的同时，有铜器存留，于是有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说法（或者正如今天有些人喜欢称之的新铜器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石器、铜器和制骨业，陶器饰以彩绘，可以说萌发了艺术的倾向。宗教祭祀更趋发展。这一时期的遗迹在整个半岛和三大岛都有出土。在普利亚遗存有很有特色的史前巨石文物，亦即石室、冢墓（做神龛用的横竖石条）。在撒丁岛，开始用石块垒成平顶圆锥状建筑物，这一建筑形式继续到青铜器时代，止于有史时期。茅屋取代穴居，集而为村，围以石墙，护以深壕。墓冢相比邻。商业交往日益频仍，开始了采矿活动。讲究装饰，出现了造型艺术。许多人士认为，这期间有了第一批雅利安移民，或者原始意大利人。西库尔人和拉丁人可能就属于这些人。

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建在湖上或沿湖土台上的草屋，草屋围以栅栏。湖上草屋一直延续到青铜器时代；这个时代在远离水域的沼泽地上出现的抹泥草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后者渊于前者，但大大跨前一步，其房屋群范围大，排列规则，形成城市雏形。住在湖上草屋的居民和泥屋居民，都从事农业种植，烧制新型陶器，至少后者实行火葬葬礼，而不是如前期居民那样实行土葬。

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认为，湖上草屋居民和陆地泥屋居民代表古意大利人蜂拥移民的第一批核心（先锋），他们离弃印欧原始群体，越过北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伦巴第和艾米利亚北部一直推进到海峡。今天，这一观点已被放弃，因为与湖上草屋和陆地泥屋居民同时代的，还有一系列印欧人，他们也是古意大利人（在公元前 2000 年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器时代），足迹已遍及半岛全境：西边，靠第勒

尼安海山坡一带为更古老的非印欧人（埃特鲁斯人）；更南边，在拉齐奥，为非古意大利的印欧人，即拉丁人（原始拉丁人），他们近似西库里岛民；东南山坡，即现今的普利亚一带，居住着另一些非古意大利人的印欧人——梅萨比人——他们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来自伊利里亚）。在意大利大陆西北，居住着古意大利人中最古老的利古里亚人，他们是非印欧人，其足迹甚至远至普罗旺斯海岸；在东北一带，活动着另些印欧人——威尼托人，其生活范围直达伊斯特拉半岛。由此推断，首批古意大利人迁徙不是由北而南，而是自东向西，主要来自亚得里亚海对岸（伊斯特拉）。今天，这一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也不排除（我这么认为）部分移民也可能来自北方。其实，最近已被人广为接受的另一见解认为，一次性的大量移民涌入的看法也许行不通，最好采用多次的、同时的或前后相间的移民看法，尽管如此，这一看法不应迫使人们（正如某些人打算的那样）认定移民是对我们称之为土著人的简单“渗透”。印欧移民分两期进入意大利则是无可争辩的，原始拉丁人或拉丁-西库里人为最古老的移民代表。土著人的存在，拉丁人和古意大利人之间又自始至终存在着语言和种族的明显区分，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观点。

埃特鲁斯人同拉丁人、古意大利人之间的差异更加明确，前者和后者也不存在我们在拉丁人和古意大利人之间找到的相似之处，尽管主要是在语言上的差别，而且文明也迥异。

自古迄今，关于埃特鲁斯人之“谜”——首先是因为我们尚不能破译其语言，肯定不是印欧语——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埃特鲁斯人属于来自小亚细亚，尤其是来自吕底亚的居民。长期以来，这种解释颇占上风。这一论点主要是依据利姆诺斯的一块著名碑文，碑文的文字特点与埃特鲁斯文极近似。

第二种解释：埃特鲁斯人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面，代表湖上草屋居民和泥屋居民，他们作为先头部队滞留在第一批夺取的位置上。

第三种解释：土著人（就其相对意义而言）。而今，我认为这后一种解释影响更广，肯定会取胜，因为它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截然分

开。第一阶段为原始孤立阶段，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按古已有之的习惯名称——第勒尼安阶段；第二阶段是名副其实的埃特鲁斯阶段，这时土著人已有可观的发展，已和其他种族，甚至半岛以外的民族发生关系，互相影响；嗣后，经由陆路和海路大肆扩张，形成人们习惯称之为的埃特鲁斯帝国。此词不确切，因为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埃特鲁斯国，即使是就其极松散的邦联形式而言；埃特鲁斯人只不过是些死抱各自特性的群体而已。

继青铜器时代，是铁器时代。在意大利领土上，从皮埃蒙特到普利亚广泛地分布着代表这一时代的废墟。所谓的维拉诺瓦（在波洛尼亚附近，那里发掘出一极具代表性的墓葬）文明的废墟，尤为重要。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也有铁器时代的发现。这一时代划分为四个阶段，起于公元前九世纪，止于公元前六世纪。这样，我们完全进入有史时期。维拉诺瓦和铁器时代的其他北方部落文明体现在实行火葬；相反，皮切诺以南另些部落实行土葬。在亚平宁西部，维拉诺瓦文明波及台伯河北岸的拉齐奥，而在河南岸我们发现了铁器文明的另一种类型，称“拉齐奥”类型，其特征是，先期施行火葬，随后火土葬混合。在罗马的帕拉蒂诺、埃斯奎利诺、奎里纳莱山丘上和古罗马广场遗址上发掘的墓穴，即属于这种拉齐奥文明。

大约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希腊哈尔基季基人在西西里建立了纳索城，科林斯人兴建了叙拉古城，于是开始了希腊在西西里的殖民活动。纳索城人创建了卡塔尼亚城。叙拉古后不久，可能又在现今的那不勒斯附近破土筹建库迈城。嗣后，库迈又建了赞克莱城（即墨西拿）。公元前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半岛东南沿海的殖民化。这期间建成了梅塔蓬图姆、锡巴里斯、克罗托内、洛克里伊壁犀斐里等城。根据传说，塔兰托似乎建于公元前708年，也有人认为，该城大约成形于希腊殖民化初期，由斯巴达人所建。公元前七世纪下半叶，在西西里还出现了塞利努斯城；公元前六世纪初，有阿格里琴托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于那不勒斯海湾先后出现迪切阿尔基亚（波佐利）和内阿皮利，或称“新城”（之所以称为“新城”，因为它离“旧城”“帕莱波利”很

近，后者或许就是帕尔泰诺佩）。

腓尼基人很快步希腊人后尘。公元前七世纪时，腓尼基人在马耳他境内浪迹。西西里的巴诺莫（巴勒莫）和索龙托渊源于腓尼基人。公元前六世纪，西西里西海岸属迦太基人——定居于非洲的腓尼基人。撒丁岛上的腓尼基殖民都市最古老（公元前八世纪）：南海岸的卡拉里斯（卡利亚里）和西海岸的塔罗斯均由腓尼基人兴建。公元前六世纪时，我们可以说迦太基人或者布匿人，而不应统称为腓尼基人。

### 3 意大利史前人种概述

这样，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公元前 650 年前后的意大利人种分布图。意大利西北部（今天的皮埃蒙特、利古里亚，直至阿尔诺河的托斯卡纳西部）生活着利古里亚人。在威尼斯居住着属伊利里亚人的威尼托人。自波河北至阿尔诺河广大地带，翁布里人杂住于利古里亚人和威尼托人之间。埃特鲁斯人活跃于阿尔诺河到台伯河一带；台伯河以东以南，翁布里人（直至亚得里亚海）、萨宾人、拉丁人在那里生息繁衍。在阿布鲁佐亚平宁山一带居民是由各支萨贝利人（萨贝利是意大利古称）组成，其中数萨谟奈人最为杰出。古意大利语主要分成两支：托斯卡纳语和翁布里亚语。从拉齐奥南部至半岛最南端，聚居着奥斯坎-萨贝利人、沃尔西人、奥隆奇人、坎巴尼亚人、卢卡尼亚人、布鲁齐人。在普利亚，散居着另一种伊利里亚人——雅皮吉人。希腊殖民者定居于意大利南部海岸，西西里大部也为其所霸占。然而西西里西部则为腓尼基人（后为迦太基人）的天下，而西库里人和西坎人坚守其中部。

希腊文明和埃特鲁斯文明占主导地位，我们在希腊城市和埃特鲁斯城市中也找到了更发达的政治形式。我们认为埃特鲁斯文明大多源于希腊文明。尽管如此，也存在着某些纯古意大利文明成分，“卡皮斯特拉诺武士”巨雕就是其典型代表。具有宗教礼仪特点的“伊古维翁铜表”（公元前三——前二世纪）是更为重要的文物。西切利奥蒂人和伊塔利奥蒂人（定居于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或大希腊的希腊人后裔的

称呼)的文明与希腊本土文明相差无几。其基本形式仍是城市;纵使形成更广阔的国家,仍是一种城市的集合体。看来在伊塔利奥蒂城和西切利奥蒂各城尚无国王君临天下(在意大利诸城亦如此),那时古意大利人用梅迪克斯<sup>①</sup>这一公用名词来尊称所有的政府首脑。直到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土地贵族总揽大权;尔后,豪门贵族与其相抗衡,欲争高下。这些阶级的政治地位因城而异(在克罗托内,土地贵族占绝对优势;在锡巴里斯,商人独领风骚);这导致成为大希腊历史的基本特征的各城间的争端。锡巴里斯和克罗托内之间的对立尤为著名。贵族霸权时期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抗已成普遍现象,平民力图获取法律面前的平等(从而把立法归因于三位传奇人物:在洛克里的扎琉科库斯、在卡塔尼亚的卡龙达斯、在叙拉古的狄奥克莱斯)和参政权。正如在希腊,同贵族的对抗有助于“僭主”的产生,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僭主”横行于西西里各城市(传说阿格里琴托的法拉里斯因施用烧红铜牛的刑罚而臭名昭著)。在意大利南部,“僭主”政治没有发展余地,这要归因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在梅塔蓬图姆和克罗托内出现的以其创始人、导师、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为崇拜偶像的毕达哥拉斯教团。

大希腊是昌盛文化的发源地。前面已提到的毕达哥拉斯,于公元前530年居留在克罗托内。希腊另些哲学家来到伊塔利奥蒂诸城,如色诺芬尼和巴门尼德抵达埃利亚城。稍后,在希腊意大利土壤上诞生了自己的哲学家;公元前五世纪时,阿格里琴托的恩培多克勒提出“四要素”理论,他同时也是医生和自然主义者(那时克罗托内医学相当发达);同一世纪,埃利亚的芝诺继续埃利亚学派。这一学派认为,思想是静止的(变化是感觉的蒙蔽),存在是唯一的,而克罗托内的菲洛劳斯继承毕达哥拉斯学说,他把世界理解为一种算术关系的总称。宗教运动不起源于大希腊,但那里富有神秘唯灵论色彩的俄尔甫斯教极为流行,该教旨在把人们的灵魂从躯体和灵魂的轮回中解救出来。当地的文学创作活动种类繁多。抒情叙事诗人西切利奥蒂人斯特西科

---

<sup>①</sup> 梅迪克斯:地方行政长官。——译者

罗斯（公元前六世纪），吟唱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到意大利的行程。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迈加拉希布利亚城的埃庇卡摩斯创作了多利安喜剧。下半叶，叙拉古的索福罗尼乌斯（索福克勒斯）发表了再现西西里平民和农夫生活的滑稽剧。同世纪的修辞学大师莱昂蒂尼的戈尔加斯也是西西里人，他把修辞学与所谓的诡辩哲学结合起来，无愧于诡辩哲学最非凡的大师。与戈尔加斯同代的普洛塔戈拉寓居锡巴里斯附近的图里。

艺术，特别是西西里的宗教建筑艺术，开放出绚丽多彩、光艳照人的花朵。公元前七世纪末和公元前六世纪初，在塞利努斯、阿格里琴托、叙拉古出现了第一批简陋的寺宇；公元前六世纪时，大兴陶立克式大型寺庙建筑，这些建筑在大希腊、塔兰托、波西多尼亚（或者帕埃斯图姆）也有发现。随着建筑业的兴盛，雕刻装饰也应运而生，塞利努斯的排档间饰尤为著名。公元前五世纪，建筑和雕刻继续演进，尤其到了下半叶，形式变得更为精细，标志着拟古主义向古典主义的过渡（塔兰托的德梅特拉）。公元前五世纪末，克罗托内产生了伟大画家宙克西斯。陶器装饰画十分流行。工业艺术在陶器皿上有广泛的应用；货币上，特别是在西西里诸城货币上的艺术装饰，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这样，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在希腊文明中占有很大分量。希腊文明的主要特点在于精神世界的自主的高度发展，它深入研究探讨精神志趣和理想，政治制度类型，艺术和科学方法，理性思辨，无偏见的科学研究，作为市民活动的国家，美的崇拜，达到个人高度完美的形体和精神的和谐发展。这一切均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埃特鲁里亚地区围以城墙的城镇，也是集体生活的基本核心。我们尚不清楚维拉诺瓦文化发展到何种程度，也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受希腊城市的影响。在埃特鲁斯各城，执政的是选出的国王，或者有任期，或者为终身；贵族阶级成员被称为卢古莫尼<sup>①</sup>。那里有了部落和

---

<sup>①</sup> 卢古莫尼：埃特鲁斯语，意为首领、王子。——译者

氏族的萌芽组织：在曼托瓦存在着三个氏族，每个氏族分成四支。其联邦倾向比在大希腊和西西里更为强烈。直到罗马征服前，历史上的埃特鲁里亚一直维持着十二城市的联邦体制；所说的十二城市，只是概而言之，也许与实际不大相符。也不必夸大其联结的坚固性，而且宗教因素多于政治因素：每个城市不仅维持着内部的充分自主权，对外的政治独立，并有权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然而，在埃特鲁斯各城，保持原始家族团结的意识是相当清晰的。

埃特鲁斯文明自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进入鼎盛期，大部分渊源于希腊，人们认为，其文明只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做了某些外在的技术上的改动，其精神实质原封不动。丰富的碑文所记载的表明埃特鲁斯文字迄今仍是个谜。以贵族-富豪社会生活为特点的埃特鲁斯生活主要从古墓出土的塑像、浮雕、丰富的艺术制品（大部分源于东方）和壁画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当时的壁画绘画技巧虽仍沿用希腊的，但对阴间景象的描绘却取材于埃特鲁斯高度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埃特鲁斯宗教不同于希腊，其偶像为恶魔，面目恐怖可憎，尤喜以祭品的肝脏来占卜凶吉，这与古代东方的预卜极其相似。埃特鲁斯文明首先体现在建筑（拱形的使用）和公共工程（道路、排水渠）中。

#### 4 埃特鲁斯的扩张和罗马的起源 希腊人 迦太基人 古意大利人

公元前七世纪，埃特鲁斯商业突飞猛进，商业的繁荣导致攻城略地和殖民占领。往南，埃特鲁斯人先是在拉齐奥（在阿尔代亚、拉努维奥、安齐奥、韦莱特里、奇尔切伊）站稳脚跟；其后，指向坎帕尼亚，大约在公元前 650 年和公元前 600 年之间，建成卡普亚城。在西地中海，与迦太基人结盟，插足科西嘉。往北，攻占费尔西纳（即后来的波洛尼亚城），随后将殖民扩展到整个波河平原。向北扩大殖民地晚于向南约一个世纪。除费尔西纳外，意大利北部城市曼托瓦和梅尔蓬（梅迪奥拉努姆）确为埃特鲁斯人所建。那里是否出现过十二城联邦，尚无定论；坎帕尼亚区是否有过，也令人怀疑。

罗马起先是游牧人阿尔巴隆加入的殖民地，位于帕拉蒂诺山丘上，其起始年代大约和“罗马的建立”（公元前754年）的传说中所说的差不多。或许是萨宾人在帕拉蒂诺对面的奎里纳莱上营造了另一居处，两者连成一片。拉丁人在帕拉蒂诺早就开始了建房造屋，先后造成了切尔马卢斯村、帕拉图阿尔村和韦利亚村，这三个村庄后又同埃斯奎利诺山上的法古塔尔村、奇斯皮乌斯村、奥皮乌斯村以及七小山（以便不同后来的七丘相混淆）联盟中介于中间的奎尔奎图阿尔村连成一体。所谓的前几位国王搞的国体——三百元老组成的元老院、三十个行政区域、三个部落——是不符合时代的；所谓的其前期对外征夺至少大部分也应被认为是荒唐的。尽管如此，下面情况应认为属实：在位于卡沃山上的朱庇特庙的拉丁神圣同盟里，罗马第三任国王图鲁斯·霍斯提利乌斯摧毁阿尔巴隆加之后取而代之。神话还将主要宗教制度的建立归功于第二任国王努马·庞皮利乌斯，其传说与罗马城创建者罗慕洛斯同样盛行。罗马七小山联盟建成后，与奎林纳莱和萨宾的维米纳莱合并，而坎皮多利奥建成卫城，成为扩大的联邦的宗教中心。不过不少人认为，没有坎皮多利奥的参加，七小山联邦就不存在。

有人认为，从神话中的罗慕洛斯（显然该名来自罗马，罗马此字的词源仍不明确）到安库斯·马基乌斯为王政时代第一阶段内，罗马为萨宾人所统治，这种说法还解释了拉丁都城阿尔巴隆加毁灭的原因。继萨宾时期后可能是埃特鲁斯时期，即第一、第二塔克文治理下的埃特鲁斯王朝，在这两任国王的统治下，罗马在拉齐奥确立其至高无上的主宰权。罗马从来不是埃特鲁斯城。在第一和第二塔克文（有些人认为这二任国王为同一个人）期间，罗马正值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神话把罗马的初期建设和第一道城墙归功于他，他也代表对埃特鲁斯统治的第一次反抗。无论如何，埃特鲁斯文化对罗马文明的起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宗教、家庭构成、武装力量、度量、商业准则、语言和字母上。束棒<sup>①</sup>也起源于埃特鲁斯。在王国时

---

<sup>①</sup> 束棒：古罗马高级执法官的标志，束棒中有一柄突出的斧头。——译者

期，希腊的影响和埃特鲁斯的影响水乳交融，相映成辉，因为希腊文化早已渗透到了埃特鲁斯文明里。

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当埃特鲁斯人同迦太基人结盟，发动意大利历史上第一次海战，并在科西嘉的阿莱里亚大败来自福西亚（现今的马赛）的希腊人（公元前540年？）之后，埃特鲁斯的占领似乎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实际上，这些攻城略地寿命极短，因为仅是单个城市或一些城市的雇佣兵进行的，他们之间缺乏互相配合。大约公元前525年，来自库迈的希腊人重创埃特鲁斯人；公元前506年，库迈人协助拉丁人于阿里齐亚惨败埃特鲁斯人，这一败北标志着埃特鲁斯在拉齐奥统治的完结。公元前五世纪初，在僭主希伦统治下的叙拉古人挥戈北上，无疑对埃特鲁斯帝国野心和其盟友迦太基是一记沉重的打击，他们夺取了岛的整个东海岸，并在希梅拉全面击溃迦太基军队（约公元前480年）。其弟希冷于公元前478年继承王位，把对埃特鲁斯人的战斗推向半岛，于库迈附近击败其舰队（公元前474年）。从此，埃特鲁斯的制海权江河日下，走向没落。

然而，希腊人并没抓住埃特鲁斯没落的有利时机来巩固并发展其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正当应该和迦太基人算旧账并清算土著人的反叛时，他们内部意见相左，各持一端。希腊相邻城市间的纷争祸及锡巴里斯，使这座由克罗托内于公元前510年建造的城市毁于兵燹。希冷亡后（公元前466年），在叙拉古爆发了民主革命，导致西西里诸城摆脱叙拉古的桎梏，重新确立其独立。这场革命也波及意大利南部，公元前460年，在克罗托内和梅塔蓬托，毕达哥拉斯教团的贵族政府被推翻。即便在民主革命之后，叙拉古照旧在意大利水域推进其行动，大约公元前452年进犯厄尔巴岛、托斯卡纳海岸和科西嘉岛。但是，在西西里，叙拉古还要应付西库里人要求摆脱希腊统治并企图建立一个由杜克提乌斯治理的自己的王国，但这一企图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60—前440年）。

在意大利大陆，古意大利人卢卡尼亚人远比西库里人幸运。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他们建立起邦联体制，占据了大约八千平方公里的领

土，成为南部意大利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公元前五世纪，萨贝利部落的扩张对希腊文化构成更严重的威胁。萨贝利人乃山野之民，好战成性，直到罗马占领前在萨宾和萨及奥一直维持落后的政治社会组织状态，即以自然村落群为组织形式，奥古斯都时期在中亚平宁的某些地段仍保持这一组织形式。萨贝利人冲出他们栖息的山地涌向拉齐奥和坎帕尼亚平原，直捣利里河谷；将翁布里人从亚得里亚海沿海一带赶走，入侵普利亚，使雅皮吉人无立锥之地；作为反击，雅皮吉人把矛头对准塔兰托的希腊人，将其击败（公元前 473 年或公元前 471 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萨贝利人和卢卡尼亚人对希腊人施以重压。萨贝利人在公元前 438 年（据另一史料是在公元前 424 年）夺取卡普亚，公元前 421 年占领库迈，建立坎帕尼亚国或奥斯坎国。

大约公元前 444 年，雅典建立图里城以取代锡巴里斯，向那不勒斯派遣大量殖民移民。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推行的种种活动无助于希腊文明的再度兴起。雅典向多里安人的叙拉古扩张，从而酿成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事件，公元前 415 至公元前 413 年，雅典浩浩荡荡的远征，以惨败而告终。迦太基人趁希腊人衰落之机，在西西里大肆扩张，于公元前 409 年攻占塞科努斯，公元前 405 年夺得阿格里琴托。叙拉古在大狄翁尼西乌斯的率领下起而反叛，于公元前 405 年他成了该城僭主。他发动多起战争反对迦太基人，由于他忙于征服西西里诸城和试图向意大利扩张，未能将战争打到底。在意大利，希腊诸城结盟对抗卢卡尼亚人，但无法阻止其前进：公元前 400 年，波塞多尼奥斯落入他们的手中。大狄翁尼西乌斯非但不支持希腊人，还同卢卡尼亚人结盟，在埃勒波罗（或者斯蒂拉罗？）击败希腊人（公元前 389 年）。建安科纳城，在亚得里亚和伊萨设定居点，以图称霸北亚得里亚海；同高卢人（下一章讲到）结盟，同威尼托人建立关系，远征托斯卡纳海岸和科西嘉，图谋统治第勒尼安海。这一好大喜功的政策将叙拉古的元气消耗殆尽，使之无力把迦太基人逐出西西里。一场新的战争非但没有驱走迦太基人，甚至把直至普拉塔尼的整个西西里西部拱手让给迦太基人（公元前 382 年）。随后，大

狄翁尼西乌斯在大希腊重开战事，攻占克罗托内（公元前 379 年），紧接着又向迦太基开战，但未决胜负。大狄翁尼西乌斯死后（公元前 367 年），其子小狄翁尼西乌斯继位，但他无力控制局势，叙拉古长期陷入混乱；公元前 343 年，提摩勒翁从中干预，恢复自由政体，从而结束混乱局面。提摩勒翁于克里米索战胜迦太基人，进而从僭主和其同盟者手中解放西切利奥蒂诸城。与此同时，古意大利居民继续向意大利南部扩张；大约公元前 350 年，布鲁兹人建立同盟，联邦首都选址科森扎，希腊领土逐渐缩小。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塔兰托多次呼吁从希腊祖国向意大利派遣首领（斯巴达国王阿基达穆斯三世、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莫罗索斯、斯巴达的克雷尼莫），但这些首领都无所作为。

## 5 布匿战争前罗马内部的政治生活

罗马王政时代的没落（传统日期是公元前 510 年）与埃特鲁斯在拉齐奥统治的终结，大体同时发生，这两者或许是有联系的。但是普尔塞纳传说揭示，在共和国初期埃特鲁斯在罗马仍占优势。共和国第一阶段，罗马城的力量似乎有所削弱，与半岛的文化发展相隔绝：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影响近于消失。

和在希腊、意大利一样，罗马王政时代的解体，总是伴随着贵族的胜利。在第一共和国时期，罗马分为贵族——形成各种家族集团，即有着共同的血统的“氏族”——和平民。贵族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而平民从人格上是自由市民，但不参与国家管理。门客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但不具备明确的政治面貌和政治作用（也许来自平民），他们是一群属于这一贵族家庭或那一贵族家庭的人们，既受他们保护，又为他们服务。贵族和平民联合于“库里亚”（地区，地区设地区大会），各“库里亚”集结成“部落”。起初部落为三，每一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战时，每个部落有义务提供步兵和骑兵。商议公共事务的全体市民会议形成公民大会；范围较窄的会议为元老院，起初只由贵族独占；元老院操纵决策大权。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出三名具有行政权的长官，

任期一年，最初被统称为大法官。后来，这三名大法官的作用有了区别，其中一名仍保持原称，负责司法管理，另两位易名为执行官，统率大军，驰骋战场、处断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事务（另有人认为，大法官为后来所设）。政法官有权召集会议以及为公民大会提出法律和其他决策方略。危机时刻，设独裁官，有特殊权限，但任期最多不超过半年。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直至公元前三世纪头几十年，罗马内部历史就是一部平民反对贵族、要求改善经济状况（小所有者对富裕贵族的债务日益加重）、争取政治权和公民权平等的历史。在这场斗争中，率领平民的是“平民护民官”。起初，各部落的首领理应当平民护民官，而各部落的民众被划分到罗马郊外农村（按照一种替代以村为单位的古老行政划分的组织形式）。护民官后来又从当地农村首领转变为城市政法官，成为平民的官方代表和保护人。初始，好像有这一身份的护民官只四人，尔后一直增至十人：其权力基础在于“代民请命”权，基于该权，他们能延缓政法官法令的执行，推迟民众大会的召开，使元老院决定搁浅。其人格不可侵犯。

在护民官的率领下，平民为公民平等发起了第一次战斗，获得了编纂习惯法权利，而直到那时为止，它一直是由贵族擅自编造的。编纂工作委托给由选举产生的十人政法官组成的特殊政法机构，其任期为两年（公元前 451—前 450 年），从而产生了“十二铜表法”。不久，平民获得了同贵族通婚权（公元前 445 年），“有执政官权限的军事护民官”被接纳进新的政法机构（公元前 444 年），并不时被选举到执政官的职位上。

高卢焚烧事件后进行的军事改革，导致产生一种基于财产调查的新的组织形式。市民按财产多寡依次分为五个阶级，每一阶级拥有数个百人团；赤贫者（无产者）为第六阶级，无服兵役义务。为军队输送骑士的百人团高居各阶级之上，而步兵从其他百人团抽丁。由监察官组成的专门机关编制市民花名册和各阶级之注册。这种以百人人为单位的体制有利于人民大会，标志着国家的根本变革，因为用包括哪怕

最微不足道的财产所有的调查代替了以（贵族）血统为标准的划分方法。然而较富有的阶级仍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拥有数量较多的百人团，而每个百人团为一单位可投一张选票。

平民获得政治平等后，被允许担任所有职务，其中包括执政官职务（公元前 366 年），霍滕修斯法的颁布（公元前 287 年）为其取得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该法规定，平民在部落集会上所做出的决议与百人团会议上的决议有同等效力。尽管如此，罗马共和国仍保留着贵族政治的性质，因为元老院和执政官仍握有领导权。事实上，后者——不能是其他人，因为他们是无报酬的——继续从高等阶级中挑选。于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贵族阶级，一般贵族和上升到高层的平民的混合物。

## 6 罗马在拉齐奥霸权的形成

看来这些内讧非但没有削弱罗马国，反而刺激其对外扩张行径，因为就在内部纷争的同时，罗马确立了其统治，开始了王政时代的最后时期。不是经久不衰的、独一无二的统帅，而是在共和国自由范畴内形成和持续发展的一个政治阶级，给罗马带来了活力和幸运。首要的成果是在拉齐奥地区其他拉丁城市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取得首先归因于罗马城的天时地利和繁荣的商业。公元前五世纪，对罗马来说，是个充满了边境骚扰、烽火连天的时代。城东北，同萨宾人干戈相加；南边，同埃魁人、沃尔西人争斗不息。罗马人、拉丁人和赫尔尼基人结盟对抗，战争告捷，将敌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版图，另些敌对城市被迫进入拉丁同盟。旋即在台伯河以北，罗马同埃特鲁斯人交战，在几公里外的维爱，两军陷入苦战，打得异常激烈。公元前四世纪初攻陷该城，这对罗马国的扩张具有重大意义，因拿下维爱后，罗马国的面积达二千二百平方公里。

促使埃特鲁斯另些城市纷纷抛弃维爱城的原因是其内部危机加剧，贵族颠覆了君主政体，接着又忙于和平民阶级较量。但是更重要的直接原因应归因于高卢人的入侵。源于印欧血统的高卢人于公元前五世

纪下半叶和公元前四世纪初占据那些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区后，长驱直入，穿越西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占领波河流域，制伏埃特鲁斯诸城。因苏布雷人定居于梅迪奥拉努姆，塞诺马尼人驻守布雷西亚，费尔西纳为博伊人所占，该地后更名为博诺尼亚。塞农人从波河地区向意大利中部推进，几抵亚平宁东的安科纳，向西越过埃特鲁里亚，于阿利亚河附近击败罗马人，攻克并焚烧了罗马城（公元前 387 年）。罗马人付了一大笔赎金后，才从残余的废墟里得以苟延残喘，罗马人得救还应感谢迫使塞农人撤回其要塞的其他一些原因。城市惨遭高卢人焚烧后，才修起了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也许以前就已存在），并完成武器装备和战术上的军事改革，变埃特鲁斯方阵为由支队组成的波浪式前进的三阵线。

摧毁罗马一开始就激起各拉丁城市的同仇敌忾：图斯库卢姆加入罗马国。大约公元前 368 年，成为各城市反高卢典范的罗马，高举大纛，重建在其霸权下的拉丁同盟，把许多沃尔西城囊括进去。在拉齐奥南部籍没的土地上设置罗马部落，同萨谟奈及卡普阿订立联盟使罗马确立了对拉齐奥的绝对优势。由法莱里亚、塔尔奎尼亚和塞雷掀起的埃特鲁斯反叛也归于失败，塞雷作为自治城并入罗马。高卢人的多次侵袭也被击退。

称霸拉齐奥后，罗马面对的是包括彭特里、考迪尼和赫彼奈的萨谟奈邦联，该邦联储地从奥尔托纳到加尔加诺的亚得里亚海岸和从阿马尔菲到西拉罗间（塞莱）的第勒尼安海岸，总面积为一万八千至二万平方公里，因此，就其广度而言，是意大利第二政治实体，仅次于埃特鲁斯联盟，但地广人稀。萨谟奈部落实行农业、牧业和军事民主：土地所有者基本平等，极少有无产者和奴隶。但是由最高政法官管理的邦联，其约束力很脆弱。邦联寻求对外扩张，抵达利里河谷，进入坎帕尼亚，与早先定居于此的同一血统的但很大程度上已希腊化的当地居民（见第 4 节）相遇。其中卡普亚因有坎帕尼亚联盟而最强。坎帕尼亚人依恃罗马-拉丁同盟，于是有了第一次萨谟奈战争；战争失利，萨谟奈人放弃夺取卡普亚计划，卡普亚转而加入罗马-拉丁同盟。